



語溪考

二

呂  
1.518  
24

下



濟溪考卷下

濟南王士禎撰

楊萬里浯溪賦○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傍  
招搖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兮俱順未一瞬而百  
里歛兩岬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  
蕭然若仙客之鑑清漪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  
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溪也蓋唐亭在  
南嶧臺在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  
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余初勇於好奇乃  
疾趨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



心動毛髮森豎乃躋故步還至水滸削苔讀碑慷慨吊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歎曰惟彼中唐國已膏肓匹馬北方僅或不亡其一過曰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斃矣夫曲江爲篋中之羽雄狐爲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矣夫水蝗稅民之畝融堅椎民之髓其天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微祿兒唐獨不墜厥緒哉觀馬嵬之威垂渙七萃之士欲離殪尤物以脫焉僅平達於巴西吁不危哉嗟乎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

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策於高邑將稟命於西帝違人欲以圖功犯衆怒以求濟天下之士果肯欣然爲明皇而致死哉蓋天厭不可以復祈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蒞以耄荒則夫千麾萬旗一呼如響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間不容穉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進則百世之揚觶嗟肅宗處此其實難爲之九思

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  
舟水駛於箭回瞻兩峰江蒼然而不見

揚維禎磨厓碑賦招猗玕之贅叟兮訪古蹟於祁  
陽瞻穹厓之桀立兮摩萬仞之青蒼儼鬼靈之呵  
護兮曰頌中興於大唐觀其森鉤錯畫兮蛟龍蟠  
拏嚴辭密義兮日光玉華燕許既朴兮韓李未葩  
去雅未遠兮光價倍加當天寶之泰寧兮秦裊兒  
於虎穴弄漁陽之剽兵兮積潼關之戰骨蹙鑿輿  
以西狩兮疲馬嵬之苟活釗既犯於怒鋒兮環又  
何尤乎汗血嗟靈武之收兵兮何履位之倉皇祚

殆危於贅旒兮機不間於毫芒苟執溫清之小節  
兮不匹馬而北方則千麾而萬旗兮肯復致忠於  
耄荒咨李郭之猷謀兮徇巡遠之大節成王翼其  
小心兮尚書奮其英烈羌復復之不時兮偉三四  
之後傑雍夾道之黃髮兮復見唐之日月瑞黃河  
之清流兮凱京師之汗血迎上皇以來歸兮疇長  
慶之驩聲歟南內其不祥兮起膝下之天兵使權  
臣其鼠變兮何李父之貸刑嗟豺虎於厥家兮又  
何律君臣於虜庭此殘碑之墮淚兮與凍雨而交  
零至攷頌以論體兮垢磨石之小疵用魯史之筆

法兮寄清廟之歌詩挈大唐之罪案兮異瓊琚之  
賞辭宜後來之墨客紛石刻之是非也亂曰已矣  
乎國不貴於無難兮難貴圖於未形五王持兵兮  
唐室再興胡封豕之復豢兮撼蟠李其幾傾幸六  
聖之遺祚兮復鑿輿於兩京穹厓齊天兮侔德武  
丁臣結作頌兮佐唐光明嗚呼休哉配迹風雅兮  
製作如經會日月之重光兮垂天人之休聲晞吉  
父以作頌兮又何羨乎臣結之銘

皇甫湜詩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于指敘  
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

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  
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  
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兩氣間爲物莫與大先  
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啼一作揚素  
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

洪邁容齋一筆李翱皇甫湜雖韓門弟子而皆  
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作云風格  
殊無可采

李諫詩湘江永州路水碧山峯兀古木暗魚潭陰  
雲起龍窟峻屏夾澄澈怪石生溪渤巨艦時遭迴

涪溪老下卷  
輕舸已超忽疾如奔羽翼清可鑑毛髮寂莫維漁  
舟逶迤轉商筏我行十月杪猿嘯中夜發楓葉寒  
始丹菊花冬未歇凝流綠可染積翠浮堪擷峭嶠  
每驚新幽奇信誇絕稠峰疊玉嶂淺浪翻殘雪石  
燕雨中飛霜鴻雲外別遡洄已勞苦覽玩還愉悅  
鶴嶺訪胎仙唐亭仰文喆川間有漁釣山上多薇  
蕨無以佐雍熙何如養疵拙此路好乘桴吾其謝  
羈紲

黃庭堅涪溪圖成子寫涪溪下筆便造極空濛得  
真趣膚寸已千尺只今中宮寺在昔漫郎宅更作

老夫船檣竿插蒼石

趙汝鎬詩蒼厓插涪溪清漲濕元頌費墨今屋高  
疑有誤千年此安用鯨翻天寶末雲瀚朔方衆還都迎  
上皇嗚咽抱餘痛兩宮重宴樂萬國盡朝貢當時  
紀成功小雅見微諷顏公發勁畫金玉相錯綜我  
於碑刻間衆羽得孤鳳艱危人物難忠烈鬼神重  
摹取挂野堂英氣凜生棟

吳杭詩周雅久不復楚騷方獨鳴溪蛙弄氣態污  
我瀟湘清二公好奇古大筆時縱橫厓勒唐頌  
字字飛瓊英雲烟借體勢水石生光精涪溪在僻

地自是聞正聲名傳播夷夏孰貴燕然銘絃歌入  
商魯永與神仙聽江流本可竭此文如日星  
王傅詩客舟曉探奇興落浯水上褰蘿豁遠目所  
至窮異狀是時天宇晴物象自清曠烟開楚山斷  
千里彌一望遐延極覽眺近歷飽搜訪層厓劃中  
開峭壁摩萬丈顏公英烈姿元叟士林仗文詞金  
石奏字畫蛟龍壯伊予抗塵容所志在清賞孤雲  
寄微踪獨鶴引空杖豈無千載懷亦有高山仰同  
遊二三侶相與情頗曠芳蘭薦山庖林瀑灑行帳  
醉揮紫霞觴亂落白雪唱歸舟漫容與潭月吐雲

嶂與幽任時違心遠覺神王但云諧斯遊何以益  
清貺

顧璘詩繫舟浯溪下策杖登重臺嶽岑石壁古手  
撥蒼雲開媧皇乘空去遺此青玫瑰元公自奇崛  
首發雕鏤才靈光落台斗照耀衡湘隈白日映寒  
野曠望江流迴山僧指陳迹故宅久已灰窳尊依  
然好飲者安在哉感歎惜形役長歌下崔嵬  
許宗魯詩夏汎湘水滋晨覽浯溪瀆巖抗秀麗  
雜卉流芳芬徑折下入谷磴盤高躡雲衆木陰繁  
影叢篠扇微熏臺眺極虛豁檻俯辭喧紛披荒辨

故址撥翳求所聞魯公留令蹟漫叟煥遺文經營  
祖斯籀紀述宗典墳慨此連城壁炳然昭代勛照  
耀星日輝呵護鬼神勤石鼓載頌周銅槃始銘殷  
遐軌固有類至寶垂無垠

黃庭堅書磨厓碑後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  
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髣成絲明皇  
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  
萬官已作烏擇棲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  
物爲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  
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

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  
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  
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厓蒼蘚對立久凍雨  
爲洗前朝悲

又山谷評書云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磨厓頌  
中興

康熙四年祁陽令某刻推官某詩磨去山谷書  
一角

張耒詩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  
戰骨高于山萬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



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雨灑掃九廟無  
氛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胸  
中星斗文太師筆下龍蛇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  
山十丈磨蒼厓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  
開百年興廢生嘆慨當時數子今安在荒涼浯水  
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秦觀漫郎詩元公機鑒天所高中興諸彥非其曹  
自呼漫郎示真率日與聱叟爲嬉遨是時胡星殞  
未久關輔擾擾猶弓刀百里不聞易五穀三士空  
傳殺二桃心知不得載行事俛首刻意追風騷字

皆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猗玕春深茂花  
竹九疑日莫吟哀猱紅顏白骨付清醪一官於我  
真鴻毛乃知達人妙如水濁清顯晦惟所遭無時  
有祿亦可隱何必龕巖遠遁逃

按少游詩雖不云爲中興頌而作然心知已下  
四句非中興頌不可以當之故錄次曾直文潛  
之後

潘大臨詩公泛浯溪春水船繫帆啼鳥青厓邊次  
山作頌今幾年當時治亂春風前明皇聰明真晚  
謬乾坤付與哥奴手骨肉何傷九廟焚蜀山騎羸

不回首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  
倉忙吾敢惜兒不忠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  
君臣寧能責□鹵南內淒涼誰得知人間稱家作  
端午平生不識顏真卿去年不荅高將軍老來讀  
碑淚橫臆公詩與碑當並行不賞邊功寧有許不  
殺奉常猶未語雨淋日炙字未譌千秋萬歲所監  
多

閨秀李清照二詩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  
陽草五坊供奉鬪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怒  
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

翠踏盡香塵埃何爲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馬  
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  
真陋哉廼令神鬼磨山厓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  
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  
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君  
不見驚人興廢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  
國有姦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  
秦韓國皆天才苑中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  
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  
抱甕峰峰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

心醜深如厓西蜀萬里尚能反南內一閉何時開  
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乃  
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春薺長安作斤

賣

右易安二詩  
見寒夜錄

楊萬里詩湘江曾聞有浯溪片帆今挂湘東西上  
磨石厓與天齊江頭落日雲淒淒山昏雨暗哀猿  
嘯步入烟蘿轉深峭元顏千古蹟不朽星斗蛟龍  
兩奇妙中興當時頌大唐大唐家國天爲昌妖環  
忽見誠非祥土花失色悲壽王明皇父子紊大綱  
從此晏朝耽色荒天下黎庶暗雁殃擊損梧桐按

誰知輦鼓動漁陽肅宗靈武何倉皇回來張  
后年初芳前楊後李真匪良養以天下理所常胡  
爲南內成淒涼三千宮女爲誰妝空遺兩髻愁秋  
霜千載父子堪悲傷修身齊家肇明皇後來歷歷  
事愈彰源流有自咎誰當豈惟當日留錦囊至今  
馬嵬坡上塵土香

范成大浯溪道中江流去不定山石來無窮步步  
有勝處水石清玲瓏安得扁舟繫絕壁卧聽漁童  
吹短笛弄水看山到月明過盡行人不相識

易被詩湘江東西直浯溪上有十丈中興碑誰鑿

潛溪卷下  
十  
豐碑鎮山曲溪邊美人美如玉想當歌頌大業時  
胸蟠星斗光陸離蠶頭蠶危更清勁凜凜襟懷冰  
雪瑩水部之文魯公書兩翁寂寥千載餘後來更  
有黃太史健筆題詩起翁死一派清流徹底清溪  
邊鏡石堅而明我思古人不可見水石猶作瓊瑰  
聲偶來真仙訪遺跡烟雨淒迷山路濕野叟蒙頭  
看打碑君其問諸水邊石

陳從古詩浯溪一股寒流碧聳起雙峰如削壁兩  
公文墨照溪津到今草木增顏色想當忠憤吐詞  
時盡挽江山供筆力我來弔古不勝情豈但登臨

愛泉石漁陽舊事忍再論僅賴令公安反側書生  
百感夜不眠起讀新詩轉悽惻

聶古柏詩驪山馳道塵輒紅朝元傑閣凌虛空羽  
衣未了鐵衣動峩眉劒閣勞六龍六龍西幸何當  
還蔓草荒烟迷玉環荊州長史不復作兩河坐見  
雒陽安嗣皇初御明光殿紫袍迎謁咸陽縣可憐  
不戒牝雞晨南宮咫尺如天遠山靈呵護浯溪石  
星斗文章鑱鐵筆盛德大業總成空巖草汀花雨  
中泣

張養浩詩維君南面非自娛將使率土皆寧居一

人縱欲萬夫病不惟亡國兼亡軀三郎初年亦英  
銳講武風動驪山墟姚崇力用破羣議嘉猷善政  
不一書台衡繼以宋廣平貞心烈日秋霜俱自從  
政枋歸偃月鴉爲鸞鳳麟爲豬幽陵乘隙弄王室  
愛之如子矧肯誅養成跋扈悔無濟六飛失馭蒙  
塵趨忠王但可盡子職因危被袵徒嗟吁幸然天  
未幹神鼎盜手奪出驪龍珠唐家累世罹女禍一  
車纜覆又一車奈何日擊昧殷鑒乾陽甘爲羣陰  
驅乃知君德貴剛健不爾何以令八區於戲後來  
其鑒諸於戲後來其鑒諸

馬祖常兩頭纖纖兩頭纖纖千畝梔半白半黑大  
纛旗幅幅剝剝解角麋磊磊落落磨厓碑

葛長庚詩芙蓉睡足西風冷漁陽捲入來無影不  
思夜火然驪山甘欲庭花唱宮井馬嵬山下杜鵑  
聲羅襪淒涼花草馨誰謂霓裳非有情教坊猶按  
兩霖鈴夸人先母而後父此語悞君君不悟天下  
何思復何慮華清目送豬龍去已矣哉悲莫悲于  
南內悲危莫危于西狩危伊人事定有所制徒爾  
抱女成歡欵元水部顏太師截祿山骨爲之字瀝  
祿山血爲之辭未千年事幾如此風雨剝蝕蒼苔

碑禹王乘雲去亦久客舟空艤浯溪澗  
藍澗詩浯溪之上磨厓碑尚書之筆刺史詞蛟龍  
瀕洞雷雨垂虎豹慘淡風雲馳詞嚴義正意則微  
銀鈎鐵畫世莫窺是時妖孽侵唐基帝星白日西  
南移靈武倉卒事亦危一二老臣共扶持秋風萬  
里天王旗乾坤汎掃重清夸豐功偉烈何巍巍周  
宣光武宜同時臣結再拜敝頌詩勒銘不用鼎與  
彝磨高鐫堅厓石墮大書更藉顏公爲凜然抗賊  
氣未衰長戟大劔紛離披蒼石漠漠青苔滋字蹤  
磨滅猶可推乃知古人用意奇真與造化同等期

山空江晚舟楫遲蕭蕭落木寒蟬悲

沈周詩有冊有冊一尺畸啓閱重是磨厓碑平原  
太守氣骨壯殺賊餘力存毛錐千年白石耀深刻  
風雨不剝神扶持銅柱莫拔魑魅走鐵網欲破珊  
瑚揩快觀書法十數過馴讀其語增噫嘻君王愛  
色不愛國金錢買禍由洗兒長安洛陽要自陷法  
宮蜀棧誰安危嗣君雖然返舊物以得補失終磷  
緇此碑頌德實揭過有家有國留箴規晴窗日榻  
不輟手來禽青李生蛛絲

管大勳詩浯溪之山雲母石青厓插天懸峭壁中

有鐫鏤結構奇雷霆呵護神仙劃天寶以來幾千  
載螭盤鳳舞依然在元公作頌魯公書當時國事  
真堪慨翠華幸蜀宗社遷長安宮闕迷烽烟儲皇  
匹馬起恢復倉卒靈武誰宣傳吁嗟往事難具論  
於爍文翰微義存兩公忠膽貫星日穹碑古篆垂  
乾坤宇內磨厓尚餘幾周原秦湫半堙圯三吾山  
水最幽奇維石粼粼雲氣紫上國韶華有消歇人  
間至寶常不滅湘南猶識漫郎居關西誰湔馬嵬  
血

董其昌詩漫郎左氏癖魯國羲之鬼千載遠擅場

同時恰對壘有唐九廟隨秋烟一片中興石不毀  
幾回吹律寒谷春幾度看碑陳色新遼鶴歸來認  
城郭杜鵑聲裏舍君臣折釵黃絹紛光怪舊國山  
川餘勝槩當年富貴腹劒多後代風流椽筆在書  
生何負於國哉元祐之籍胡為來子瞻飽喫惠州  
飯涪翁夜上浯溪臺扶藜掃石溪聲咽不禁技癢  
還是碣清時有味是無能但漱湘流莫饒舌

王士禎詩有客新自湘江歸登堂示我浯溪碑芒  
寒色正三百字忠義之氣何淋漓白日行天破幽  
曠走避罔雨潛神夔憶昔天寶初喪亂漁陽突騎

如飈馳二十四郡少義士平原太守獨誓師平生  
不識顏真卿乃能一木支傾危清河年少氣慷慨  
十歲作質平盧兒中興大業起靈武功成不死神  
扶持道州刺史昔漫叟振筆大放瓊琚詞請公磨  
厓書絕壁鐫鑿千仞青雲梯蠻烟瘴雨不剝蝕萬  
古照耀天南陲昨者劇賊亂滇海盜據衡永爲根  
基太平祭告徧羣望山川一洗無磷緇宜有雄詞  
繼前代磨厓重刻涪溪湓

元友讓詩昔到纔三歲今來髻已蒼剝苔看篆字  
薙草覓書堂引客登臺上呼童掃樹傍石渠疏擁

水門逕斲藂篁田地潛更主林園盡廢荒悲涼問  
蒼蒼似昔時

鄭絃詩次山曾此隱溪壑水清漪宅廢羣山在名  
高萬古垂修篁森釣渚樂石聳豐碑惟有喬林色

袁袞詩湘水浮天綠涪溪見底清竭來窺石鏡散  
步愛泉聲宅廢野花發亭空山鳥鳴中興碑可讀  
猶憶漫郎名

范成大書涪溪中興碑後詩三頌遺音和者稀丰  
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都寓唐家清廟



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  
剛題破從此磨厓不是碑

蔡汝楠經浯溪詩夜帆湘船向嶽津數聲欵乃百  
重雲漫郎不見遺墟在溪水厓風夢裏聞三吾道  
中詩扁舟南觸火雲浮棹入瀟湘思獨幽始悟江  
山清絕處騷人一到即疑秋

韋辭修浯溪記元公刺道州有嫗伏活亂之恩封  
部歌吟芻泐于永故去此五十年而里俗猶知敬  
慕凡琴堂水齋珍植嘉卉雖欹傾荒翳終樵採不  
及焉仁聲之感物也如此今年春公季子友讓以

遜敏知治術爲觀察使袁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  
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  
遑也乃罄撤資俸托所部祁陽長史盧歸喜獲私  
尚會余亦以恩例自道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檝  
流相遇寶鼎竦然曰茲亭剏治之始既銘于厓側  
矣至於水石之秀咏賦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  
閒時餘□紀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圻填移舊手  
筆亡矣將編于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既適相會盍  
爲志焉余嘉其損約貧寓而能以章復舊志爲急  
思有以白之故不能辭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

記

許永祠堂記大抵江山之勝必託諸偉人然後名顯而人樂之蓋江山雖人所樂而所樂非江山也邗陽涪溪湖外江山之勝者也有顏元遺蹟在焉士大夫過之未有不遊遊而未嘗不得所樂者以此紹興二十一年予回永州夏四月過邗陽乃始盡得所謂涪溪之勝者遠眺晴碧邇聆清籟遊儵往來文禽上下殆非人間道旁之碑屹然中立雄文妙畫徘徊而不能去者久之矣復謁二祠則上雨旁風廟貌傾委懼將壓焉乃屬縣宰劉獬而

新之未幾獬罷去復以宰李和剛董其事既告休以書抵予曰願有述也謹按唐天寶安史之亂河北諸州皆陷魯公以平原烏合之衆獨挫其鋒事雖不成其志有足嘉者晚節不幸爲姦臣所擠寧殞賊手不肯爲不義屈天下之人聞其風者皆曰吾魯公也而不敢名元次山與公同時以討賊功累遷水部員外郎代宗朝爲道州刺史疎徭賑乏道人懷之爲立祠頌德後世稱次山者亦曰元道州而不忍名嗚呼是二公者皆千載人也使當時所植之草木尚在猶宜欽慕之况文章字畫之

工乎自晉宋以來以書名世者多矣以魯公書尤  
爲世所愛重蓋忠義之氣感人之深者也次山之  
文無慮數萬言而中興頌獨傳天下亦魯公字畫  
有助焉昔曾南豐爲魯公祠堂記取其名節而怪  
其溺于神仙之說謂不能槩於聖人以予考之自  
古忠臣義士死必爲神仙如比干屈原伍子胥之  
徒皆爲列仙見於傳記以是知懷義秉忠之士雖  
死而實未嘗死無可疑者故併書其說以告遊觀  
者使知此然後可以盡浯溪之勝不然未足以樂  
乎此也紹興二十二年十月日記

蘇天爵浯溪書院記至元三年春僉嶺北湖南道  
肅政廉訪司事陝郡姚侯紱按部祁陽之境舟過  
浯溪覽前賢之遺跡作而嘆曰昔唐天寶之季忠  
烈之士奮濟時難遂復兩京號稱中興水部郎元  
公結作爲雅頌鋪張宏休撫州刺史顏公真卿大  
書其詞刻諸崖石迄今四百餘年過者觀其雄詞  
偉畫猶足以竦動惟二公風節文采一方之人獨  
無所槩見乎零陵縣尉曾君進而言曰圭家衡山  
世業儒術每讀載籍見言行卓者心慕好之况二  
公風流餘思在此山隅當作祠宇以奉事之并築

學宮招來多士庶幾遐方有聞風而興起者矣姚  
侯曰善於是曾君命其子堯臣獨捐家資度材庀  
工不一歲而告成中爲大成殿以奉先聖東西兩  
廡屬焉又於殿之左爲祠以祀元顏二公右爲明  
倫堂前爲三門周以崇垣規制宏偉下枕厓石前  
臨浯水表其額曰浯溪書院請於行省設官以司  
其教曾君又割私田三百畝以廩學者是年姚侯  
移憲廣西明年又拜南臺都司往來浯溪之上瞻  
拜學宮徘徊而不忍去嘉曾君父子之用心走書  
維揚請紀其事天爵少嘗讀中興頌有曰大駕南

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又曰功勞位尊德烈名存  
澤流子孫甚矣人君不可不知節義之爲重也夫  
食人祿而忘其君曾大彘之弗若也當天寶全盛  
之時中外公卿將吏可謂衆矣一旦遭值變故死  
社稷封疆者僅十餘人不受僞官者二人而已何  
忠臣義士之難致歟然以唐室之大文皇養士之  
久豈果無其人歟觀夫顏公以區區之平原倡義  
起兵討賊俾河朔諸郡復爲唐有賊不敢急攻潼  
關唐卒賴以中興者惟公倡義於其先也及在朝  
數進讜言李輔國遷上皇居西內首率百官問起

居元載請奏事者先白宰相又極論其壅蔽屢忤  
大姦而不悔卒爲所擠以死初安史之兆亂也元  
公受教於其父曰而遭世多故勉樹名節觀所上  
肅宗時議三篇說來瑱之言孝而仁者可與言忠  
信而勇者可以全義則豈偷生自私者哉其爲道  
州刺史州經寇掠民生蕭然奏免民所負租稅及  
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流亡來居者萬餘夫  
二公言論直行若此像而祝之孰不曰宜嗚呼天  
之生才足周一世之用四方無事人才或不克顯  
及臨大節決大事則忠義之士始表見焉然則有

天下者可不以賢才爲務乎夫學校者所以長育  
人才而風紀之司又所以敦勸其教者也矧浯溪  
之地山峻拔而水清瀉而人之生孰非忠義出於  
其性者哉今國家承平既久德澤涵濡雖荒服郡  
縣亦皆有學而部使者按臨所經又即山林勝地  
訪求先賢遺跡以廣爲學之所則其風厲治化樂  
育賢才不亦重且大歟傳曰志士仁人不求生以  
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天下之事豈懷祿觀望之  
徒所可與謀必振世豪而後有爲也士之來遊於  
斯學者誦聖人之言思二公之烈尚能有所興起

焉

袁襄遊浯溪記四月八日夜至祁陽九日登浯溪溪面湘過香橋溪水遶出溪左聲錚然不絕讀大唐中興碑及宋元人詩刻題名碑旁有鏡石高尺五寸濶二尺五寸厚三寸餘嵌置厓石間上有宋人詩跋石色黝黑如漆光瑩如鏡可鑑人鬚眉隔江草樹田壟一一皆見予意石甚小且奇恐好事者竊而去山僧云昔有竊去者石遂昏黯然無光一無所見乃復歸於此則更明澈如初此殆造物者之效奇不可以恒理推也謁魯公次山書院登

笑峴亭亭據危厓厓面江特竒峭略如嚴陵釣臺厓石有窪尊次山所鑿也復登唐亭亭在危厓上稍卑於笑峴而荒敞如之漫郎宅已鞠爲茂草矣歸舟賦詩紀之并寄唐公

陸游跋皇甫湜文集右一詩在浯溪中興頌傍石間持正集中無詩詩見於世者此一篇耳然自是傑作近時容齋隨筆亦載此詩乃云風格殊無可采人之所見恐不應如此或是傳寫誤爾龜堂書

周用觀摩厓碑詩誰傳墨本來浯溪舉火夜讀

摩青藜魯公書法晉以後元子文字京之西中  
興事業唐可頌自古石厓天與齊幾時高閣觀  
虎卧千仞危巢憐鶻棲

